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　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遞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三百十八號

今日一張　售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部

招登廣告

凡欲營業發達●名聞中外者●其惟廣告乎●海上報紙而能爲社會人人所歡迎[illegible]……電話中央二千四百二十八號　晶報廣告處啓

寒雲鬻字

自登報日●按照自定鬻書例●除冊●卷●扇●外●均折半取値●上款加二成●潤例另增名刺●題籤●每字一圓●金銀扁銘○及各種器物銘●在二十五字內者●每件十圓○在五十字內者●每件二十圓●過五十字●每字加五角○本埠各大南紙店○均有潤例●並代收件●定期不延○

患生於所忽　禍起於細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涓涓不塞。終爲江河。古人已先我言之矣。香烟爲物雖微。每年外溢金錢。不下九千餘萬。我同胞不欲愛國則已。果欲愛國。不可以其微物忽之。

請吸眞正國貨　大愛國牌香煙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啓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驅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三元

商業專門英文夜校　招男女生

本校創辦於茲四年一切學科注意實用採華新教書授從敎授每晚七至九二小時學費極廉限四年畢業可操過讀其他日校七年膳宿校內亦備交通便利有志同學者請速致函本校索[illegible]求是女校索閱章程（附郵二分）

求是商業英文夜校　校長陶雪生啟

光學精深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精益公司鑒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稱許陳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牌獎外還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提倡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改造麻面　功勝陸判

嬰孩時代患痘[illegible]

萬應消瘾丸

頭瘾一症患之易[illegible]

發行所　上海英界寶善街……正威大藥房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瘾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瘾子頸者均由先天失調[illegible]

功效　此膏貼在患處[illegible]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illegible]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illegible]

君欲游上海便宜安穩乎

大行臺旅社　新改良減價機會

上海博利安公司　老牌　博利安電泡

光亮省電　精美耐用

大世界發起聚樂會章程

○本會之發起有兩大要素一曰合羣人生世間不可孤立無助所以貴有朋友有朋友尤貴有團結性[illegible]

另售特別優待女賓年劵每張（一位）用足一年售洋念元

十年癩頭十日愈

某大醫士發明●效驗如神●一試即知●每大包洋五角●小包洋二角五分●郵寄加二○郵票作九五折計算●印花不收●寄售處上海棋盤街泡鐵胡開文筆墨莊●

男女生殖器病自療法

預約大洋八角

九月底截止十月中出版

凡吾國人之患陽萎遺精早洩手淫子宮病不孕等症[illegible]

靈子術秘鑰

預約大洋一元二角

九月底截止十月中出書

君欲知宇宙之靈奧生物之究竟否君欲強身抑病精解玄理否君欲治療醫藥無效之疑難痼疾否請讀出版界空前絕後之靈子術秘鑰一書彼自能饜君之望無論何人可確保成功預約奉送靈子術實驗觀覽券一紙

花柳聖人　愛克憐

內服每瓶一元二角　外用每瓶一元

此藥對於各種花柳病如五淋白濁下疳魚口橫痃便毒梅瘡等症既能療其已發尤善防其未然內外兼施功効卓著

尚有萬應十滴水腐新藥中華目藥皮均係家常必備之品每瓶售洋一角

總發行所　三西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新世界西首

普救臌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臌脹原是一種極重極危險的內病不可視爲尋常的外症如若用刀開放雖能當時見瘥然內部病根未去日後仍要臌脹起來那時無法可治性命必休[illegible]

臌脹無憂丹

定價購法[illegible]

總發行所　上海五馬路寶善街貴興里西弄一百八十號　正威大藥房

痔藥

[illegible]　寶興業社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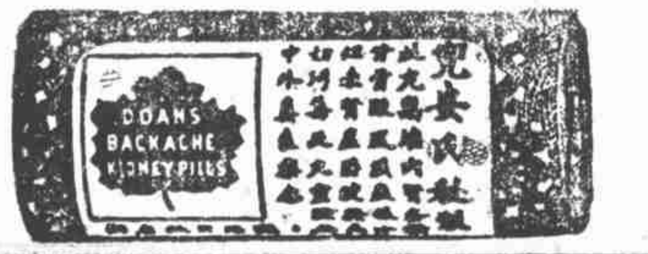
美貌嬌容　少年化齡散

五陵公子三河少年[illegible]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背痛風濕水腫　臂筋痛神經痛　膀胱炎沙石淋　小便諸疾　皆腎病也　治以此丸　大有奇效

每瓶一元四角每打十四元



圖中寓意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新聞報正解

（丹翁）

大雄謂予曰、前數月、子嘗撰一文以評『新聞報』三字之定名、不幸爲別國報紙所誤釋、且加以嘲諷、謂三字不當曰新聞新聞、或曰報報、子其更作一言以解之乎、予曰、烏乎不可、今日之報紙、猶昔日之邸抄也、新聞者、所抄之事實也、以報爲動詞、則所報者『新聞』、以報爲名詞、則載新聞者『報』、虛實皆通、何譏之有、且也獨稱新聞、安知非傳單、獨稱報、安知非空論、知凡所以新聞而不報、以及報而不新聞者、悉從簡也、簡而又簡、雖不新聞不報、別標一二字、亦未始不可也、不爲可簡、而未嘗簡者、反斯期以爲不可、則又惑矣、

□晶報二傑賦并序

（馬二先生自北京寄）

袁張皆吾友、而同主晶報、賦以誌之、不限韻、所以便於雜湊也、

則有寒雲公子。丹斧先生。買賣碎銅爛鐵。嘲謔舊友新朋。標題都是小篆大草。撰句必求鬼哭神驚。一個專作讚論。一個喜作劇評。一個常戲新詩聖人。一個好罵實業先生。吳將軍因頌竹而大受挫苦。何參議因看花而

小擬其鋒。比五毒兮。二公各有標榜。謫六句兮。諸君各有派宗。閣人成篇兮。吟詩一首。診聞演義兮。情書五封。擠滑稽兮。丹翁竊比小丑。能客串兮。寒雲自稱老生。於是。一遞一章。若嘲若諷。典雅允推皇子。俏皮自屬丹翁。徐人莫及兮。笨伯小隱。小子何知兮。盟主大雄。

□在下退出打魚殺家的戰團

（求幸福齋主人）

在下今天想學學時髦、打個通電、請少卿小隱對於打魚殺家的劇爭、即日停戰、小隱再三說他聽過老譚、而且老譚千眞萬眞穿靴子、如今死無對証了、這筆戰打到明年、也沒結果、好在這回事是打從老丹的『一片汪洋』而起、小隱挑眼、老丹說、老譚千眞萬眞是這樣唱、死無對証、其奈他何、小隱說、這就可以對付舍予了、如今援例拿這『死無對証』的話來對付小隱、也就行了、在下旣舉出這個例、就此通電息爭、如你們還高興打、我是再也不來了、過幾天、改八首秋興杜詩、給你們開開心能、暫且少陪、

□談慶頂珠向海鳴說話

（小隱）

前次你那封信、是寫給蘇少卿的、自然我不能承認你爲對待地位、這兩次你竟向我直接談話了、這我是不不能不有所回答了、你不但與我直接談話、簡直與我大開玩笑、雖然我前次說過你、對姓馮的冒火云云、似乎莊容正色、冠冕堂皇、況且下面還有未必如此一句、你所聲明的、竟是北京人之門貧嘴、我如果再要回上兩句、咱們兩個人、不成了萬人迷張麻子、也成了廣闊泉焦得海了、所以我於這些閒話、也都不談了、咱們還是說這個慶頂珠、俗語管這文字的辯論、叫作打筆墨官司、既然可以算得是打官司、咱們就得把這裏頭的層次、都分清楚了來說理、不要胡纏亂扯、鬧個不清、叫那些裁判的、也摸不着頭腦、

一 緣起　我在晶報上、評過一回王又宸的慶頂珠、說他不應把茶衣袖向裏捲、作背心式、及穿撒鞋、打綳腿、以是海鳴給少卿一封信、大略是說王又宸、唱雖不大好　可是打扮確是老譚的樣子、當初老譚唱這齣戲、也是又宸那個樣打扮、小隱他那裏有過老譚的戲、云云、少卿把這信登在商報上、這纔起了這回的筆墨爭端、

二 爭點　我看了你這封信、因爲當年親眼看見老譚、不是王又宸那樣打扮、並且我看過老譚的戲甚多、所以起了爭論、這爭論之點、（一）譚鑫培演慶頂珠蕭恩的打扮、（二）我是否看過老譚的戲、

這緣起同爭點、旣已說淸、彷彿作文章、要認清了題目、固然須文不離題也不要自相矛盾、更不要避實就虛、

爭點第一層、我說的歷歷如繪、般般可考、譚鑫培的蕭恩、茶衣是在胸前打扣、伸其一臂、穿的是靴子、這話你不憑信、本也不能怪你、俗語說得好、百聞不如一見、又云耳聽是虛、眼見是實、你沒有親眼得見、自然對於人的話、有些懷疑了、但是懷疑則可、你要固執己見、一定說老譚是王又宸那樣打扮、那們你必定也要有足爲証據的地方、不能臆斷、鬧了半天、你原來是向陳秀華問了來的、這位陳秀華、不是從前給楊寶忠說戲、後來又給譚小培說戲的那個人嗎、後生之識、他的話可那裏能夠據爲信史、况且這唱戲的裏頭、嘴裏那能有實話對人說、請你再去問問比陳秀華高明點的人、回來再說吧、或者你就問問三慶園慶樂園看門的人、倒還比陳秀華、靠得住的多呢、你是個民黨人物、難倒說你還有階級之見嗎、

爭點第二層、我對譚戲、某年聽過某戲、也都是有憑有據、就是蘇少卿、他也不能不承認我、於戲聽的多、（見商報）這幷非是自詡聽戲聽得多、也非是比賽聽戲的資格、因爲你有小隱他那裏聽過老譚的戲一語、所以才說到這一層、

以上二層、旣已說明、如今再將你所說的那些話裏、文不對題、自相矛盾、避實就虛的地方、挑出來、寫在下面、

這次爭論之點、旣已說明在前、其結果應以譚鑫培唱慶頂珠、是否王又宸那樣打扮爲斷、至於什麼有碍划船、純簡灌水、不合漁家的樣子、這些話姑勿論其理由、是否充分、完全不是這次爭論的原則、這就是文不對題、

譚鑫培的打扮、是否足以爲法、以及慶頂珠的蕭恩、應以如何打扮爲合宜、這兩件事、不妨討論、但是另爲一問題、不要扯在這次爭論裏頭、鬧個不清、因爲這兩層、純然是理論、咱們所爭的、老譚唱慶頂珠、是不是王又宸那樣打扮、這是有事實的、你對於這事實、說不出一個眞憑實據、一味的在那裏胡拉亂扯、專尙理論、這就是避實就虛、

你先說我沒有聽過老譚的戲、意思之間、是笑我的識見不廣、及至我說出慶和時代、就聽過老譚的慶頂珠、你又說三慶園看門的人、比我見的還要多呢、這樣的翻覆、究竟你的理由何在、你說老譚二場拔老斗、不佛袖、彷彿是看過似的、後頭、又說問陳秀華、你既看過、還去問別人作什麼、這都是自相矛盾、

總而言之、這次所爭之點、旣然說得明明白白、你要辯論、請你就題作文、不要胡拉瞎扯、我今爲最簡單的兩句話問你、（一）老譚唱慶頂珠去蕭恩、是同王又宸一樣的、把茶衣捲成背心、洒鞋綳腿、你是何年何月、在那裏看見的、（二）我沒聽過老譚的戲、你是何所見而云然、一言爲決、這兩層咱們鬧清楚了、這件事就算了啦、有什麼要討論的、要研究的、再慢慢的討論研究、那是那一問題、日子長的很呢、凌霄的話、也是偏在理論、我認爲與本題毫不相涉、

擬碧雲聯

（林屋）

汪碧雲、女伶也、今隸滬上大世界大劇場、吾友海甯陳亦陶、亟賞之、屬集唐句爲聯、予初集工部句云、萬草千花動凝（碧）、四海八荒同一（雲）、按杜詩本意、上句狀歌舞之態、下句寫傾慕之懷、情景亦合、語終疏宕不類、又摘摩詰義山句云、自憐（碧）玉親教舞、爲有（雲）屏無限嬌、似覺綿綢矣、然失之穠纖、佳聯之難得也、如此、

辛亥光復軼事

七（少吾筆記）

武昌風雲初起之時、蔣百里方在奉天充總參議、派趙君來滬覘動靜、幷寄密電本於余、倩余將南方情狀、詳告一切、其時適盛傳百里爲北軍總參謀、余與百里、交誼雖深、亦不能無疑於趙君、初不知趙爲同盟會中之健將、決無爲北方間諜之理也、余得百里函之次日、在英士處、忽晤趙君、大驚、即密告英士、謂趙君行藏可疑、英士立向趙君詰責、趙君多方解說、英士終不釋然、趙君竟因此而一怒成疾、不旬日、百里潛來滬上、與伯器商定入浙、佐伯器爲參謀長、英士猶未知百里南來之動作、發急令通緝之、其時百里正擬返北一行、佈置稍稍、登舟後、即遇北方間諜二人、又折而登陸、至伯器家、又遇英士、大窘、英士立出、余尾隨、告以百里此來之目的、英士終不深信、余謂可以身家擔保、英士乃托余轉告百里、請其將北方之佈置、及間諜之姓名宣布、百里不得已作書詳述、英士始已、其時百里之生命、正間不容髮、至今百里依然如故、而英士何在哉、

□新大陸之麟爪

（瘦心自美國威斯康新寄）

美總統哈定氏之父、年已七十有六、於月前與某寡婦結婚、曾見之於電影片中、顧盼自雄、不可一世、誠珠龐寨中之所謂『人老心不老』也、

舊金山有一婦、名梅麗、著名女伶之一也、忽於七月中向法庭提起離婚訴訟、其理由、謂自去歲結婚以來、身體日弱、最近重量、較去年減去十磅、法庭卽准其所請、允其離婚、

美邦近來物價、忽然跌落、其價格與歐戰前等、人民咸額手稱慶、紐約芝加哥各大店舖、若門庭若市、戶限爲穿、

紐約某化學大家、最近發明以化學方法、將木屑製成食糖、木屑一磅、可製成淨糖四分之三磅、需費二便士耳、

紐約某商會於八月初旬開成立大會、特請總統哈定氏、爲一度之演說、哈氏乃在華盛頓、用電話機傳達、爲時約半小時、聲音淸朗、字字可辨、亦奇談也、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

神州潑克出版預告

本報出版以來。銷路日見發達。現又組織五彩畫報。定名神州潑克。一俟籌備就緒。卽行出版。以副愛閱諸君之盛意。再本報仍循舊例。每逢陽曆三。六。九。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七。三十等日發行。以符（晶）字三日一出之原意。閱者注意。晶報館啓

□閱報諸君鑒　本報現因籌備神州潑克畫報、晶報仍循舊例、三日一出、所有預定報費者、當照定報價格、加長日期計算、幷補發收據、特此通告、發行部啓

□中華圖書館惠禮拜六一百三十三期二冊、生生美術公司惠世界畫報三十期一冊、統此聲謝、（寒雲）□精武體育會開音樂大會、假南京路市政廳、承贈觀劇券二紙、聲謝外、幷爲紹介、（大雄寒雲）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李涵秋著）□二七□

第一回　冒風雪戰士夜歸家　賞鶯花美人春中酒

翠蘋聽到這裏、兀自掉下眼淚來、扯着他衣角、哽咽說道、我不、我不、我不要你去、我一天不見你、心裏便好像失落一件寶貝一般、張皇失措的、要說也說不出、一個緣故、你若去當體操的教師、除非攜帶着我、你走到那裏、我跟到那裏、你上天、我到凌霄殿、你入海、我到水晶宮、你若忍心拋撇了我、看我劃着肉圓兒、咒罵你碰着火車、輾斷了你的大腿、…露蘭見他這種嬌憨模樣、着實捨不得他、一把將他摟入懷裏、撫慰着說道、妹妹休得氣苦、我若是肯容應、倒不和老兩口子淘氣了、你放心、憑我那一點點私囊、任是坐吃山空、也還毀混個三年五載、道不得個便要出去謀衣謀食、還有一說呢、去年我在城裏瞧了瞧、見那街市上、也還人烟稠密、氣象繁華、單是轎門橋破場街兩處、多少金字輝煌的大商店、只恁弟兄們不肯動手、如果動起手來、還不是滾湯潑老鼠、一古攏兒替他們捲個乾淨、像這種快活不過的買賣、只消再幹得一兩次、我和你下半世可就吃着不盡了、…翠蘋見他公然說這樣話、忙用纖手掩着他的嘴、笑得格格的說道、你敢是今晚又搶醉了、如何竟說出這樣醉話、幸虧沒有旁人聽見、萬一吃旁人聽見、還要疑心你會幹過這樣事來、豈不將你文明軍人的名譽損掉、（欲蓋彌彰、爲之忍俊不禁、）我們長話短話都不談、你只索允許我、不要離了這鎭市便罷、露蘭笑道、我早就允許你了、難道還得畫把刀給你做証據、你瞧時候已是不早了、我們還該早早安睡、怎麼還不曾春分、外邊草地上、虫兒倒叫得這般怪響、（今夜偏知春氣煖、虫聲新透綠窗紗、恁地妙絕、）兩家頭幷枕睡下、翠蘋又告訴他、說自從和你好、倒有一個多月沒見月事來了、恐怕是懷了身孕、前日將這事悄悄和張大嫂說着、他叫我再等些時瞧看、如果是眞的、他那裏有打胎好藥、依我主意、打胎原沒要緊、又恐怕打出危險來、於性命上面、很有危險、你說去請媒人和我爹媽說明、將高就低、贅入我家裏、倒是這樣還辦得穩妥、你究竟幾時去請媒人呢、（都爲下文張本、）露蘭怔了一怔、忙說道、誰耐煩贅在你家裏、和你那慳吝不過的阿爹過活、

□怨耦參商記（一）

（說夢報告）（寒雲修辭）

某巨室離婚一案、久已喧騰衆口、綜觀各報紀載、類多不明眞相、記者賦性好事、於海上社會秘聞、知較詳確、故特爲記其實焉、

先是、有女子號AA者、城北之裔也、其父某侯、亦一時知名者、AA居次、年十八、妖冶絕倫、其裝束悉以中西、別標一格、蓋摩仿FF及SS者也、FF。已名滿海上、AA獨默默無聞、今記者特一遞之、AA嘗肄業於某女學校、略解中西文、與某姓女之名菊者、相交最密、且共習爲跳舞、故所識西人頗多、今年夏、余嘗見之曹家渡酒排間中、時已魚更四躍、有數西人挾之如衆星捧月、風狂之態、見者側目、而AA意殊得也、

AA旣放浪形骸、乃父亦未必有睹、爲AA金錢之助者、台灣某五、素有大財產、任其揮霍、嘗知暗暮中必有痴兒之號、AA利其多金、不惜屈意逢迎、捨身獻媚、猶憶暮春三月、垂楊影裏、常有汽車鳴鳴而來、中坐少年男女、並肩比櫳、識者固知爲某五公子與某二小姐、不知者且以野鶯鴛爲變飛蝴蝶焉、

就上所述、乃AA之往事、今以其爲此案之禍首、故略及之、

滬紳有王某者、自號風雅之慈善家也、近且茹素誦經、皈依佛門、其六郎、則廣參歡喜禪者也、AA與之相交有素、時於娛樂之餘、以汽車載之返城南私第、此前事也、八月念四晚鐘鳴十一下、AA循例欲送王子進城、王子謂有友約會於西歐旅社、送至其門可也、AA聞王子欲往旅社會友、疑其別有所奢、醋心勃發、而巧笑猶褒於外、矯爲無事、送王子赴西歐後、即趨車他往、旋復折回、命汽車夫蹤王子、而王子猶僂僂也、汽車夫旣偵得王子房間號碼、報告AA、AA默誌之、仍俟於旅社近側、將以窺其約者究爲誰何、而不幸之五少奶及其姊七少奶施施來矣、我書至此、頗有慨於晚近滬人之惡習、每以游戲場舞台、俾至午夜而止、不能盡長夜之樂、則相率赴旅館開房間、爲另闢蹊徑之歡娛、罔不必盡爲幽期密約、即聚多人於一室、笑談達旦、亦若個中別有趣味然、王子是晚、尙有同伴二人、曰薛某、曰張某、爲暴發戶某顏料店主之子、曰張某、則已閉豁遂銀行長徐某之妻弟也、若翟開房間於此、究存何宗旨、雖未可推測、而以渺焉一室、聚男子至三人之多、或未可與桑間濮上同論焉、

某五少奶、系出吳門、聲推望族、秀外慧中、艷名夙噪、以壬辰年生、故小字曰龍、適五公子者、八易寒暑矣、初固兩情水乳、近年五公子別有所寵、遂視如糟粕者、三載於茲、春閨夜永、秋扇暗傷、而萬檢踰閑之事、容或未免、而其七姊亦東魯宦裔、且與乃姒同病互憐、相得殊甚、某劇社某餐宿時有二人蹤跡、識者見其不知束檢、鋒鋩太露、早已隱爲之變、不料其果一發而不可收拾也、

□改崔曙詩

（求幸福齋主人自北京寄）

（星期二四六日登瀛台呈屆省長）

德宗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早飯開。（到統一會吃早飯、）一統會員皆北向。（在北言北、敢不北向、）六文坐辦自東來。（一統六文俱顛倒用、東者、山東也、）邊關夫馬誰能要。（夫馬費要不着、）財政驀航去不回。（潘去屈來、）且欲近尋香辰殿。陶然其醉紹興杯。（屈宴客、以紹酒佐西餐）

一年有半

（七二）（天笑戲述）

叔禮不覺哈哈笑道、老弟、你這話有些兒不對、五小姐便五小姐了、怎麼加上『你那』兩個字、不怕人家不答應嗎、那秋萍老五聽了他這個話、就在叔禮膀子上很很的擰了一把、叔禮護着痛、却不敢聲張、靜美却在旁、用手搔着臉兒羞他、笑說、三少、這叫做『嘴不讓人皮吃苦』、叔禮道、小鬼頭、我現在不怕你了、終有一天、教大少來收拾你、一面又和伯濤說道、『這種亂鬨一陣子、不但你覺得沒有意思、我也覺得無甚趣味、但是確有一班人、喜歡這樣熱鬧的、你瞧謝老二、就是這一路人、那時謝濟時正和一個姑娘、吵得不得開交、並且半瓶勃蘭地、已經傾在肚裏了、也不去留心他們的說話、叔禮又道、從前的堂子裏、似乎比此刻要好些、這事老五都曉得、老五點點頭、便道、此刻生意也眞難做、和我們初出來的時候、大不相同了、叔禮道、一個國家將亡、國內一定大亂、一切都沒有秩序、以大喩小、堂子裏也是如此、上海的妓院、自從工部局定出了章程、每年抽籤、分五年抽完、他們的氣數已盡、也只有五年的命運、所以此刻在這個苟延殘喘的時代中、也不過是做一天是一天、國家將亡、必有大亂、堂子將亡、這從前先王八手定的制度、還有誰去遵守他呢、所以現在已經漸漸兒到紛亂的時代了、伯濤笑道、三哥、你這個『先王八』三字、倒也新穎得很、叔禮道、我是主張人類平等啊、先王可以稱先、先王八怎麼不可以稱先、現在那種著書立說的人、不管他老子是阿貓阿狗、動輒就是先君子、還有我那天在友人案頭、瞧見一本什麼『蓮英被難記』、開卷第一葉起頭、就是蓮英之父諱某、蓮英的父親、轉要用諱咧、你瞧做這部書的、怎樣的尊崇他、不是現在人類平等的時代、那裏有這種紀載、這可眞用得先王八三字啦、這不是造謠啊、你明天出一角小洋、到四馬路某某書局裏買一本來看看、就明白咧、

秋男痴語

（十二）（漱六山房）

琴娟曰、憶哥、吾聞君此語、乃令我悽愴不可自聊也、君自去年冬季、至於今日、君爲我淸償逋負、置蒲衣襦、費錢匪尠、吾方萬感於心、君乃自云負疚、吾已覺赧顏、矧吾之不名一錢、固爲我所自願、君給我而我堅拒弗受、君又安能強我以必受、回憶六年以前、天寒歲暮、吾自北京將赴瀛臯、君亦忽忽南下、臨行之夜、君呼車送我、而贐我二百金、吾決然弗受、彼時吾已如是、何況今日、吾尙不知他日何以報君也、

憶雲曰、娟妹、吾與汝旣無界限之分、何所謂報、琴娟曰、君言甚是、顧何以君乃自謂無以對我也、憶雲無言、俯首吻之、琴娟展其玉臂、堅抱憶雲之頸、久久弗釋、憶雲微語曰、娟妹凉乎、琴娟頷首無言、鑽然欲睡、憶雲攬其粉霞之臥具、以覆琴娟、曉風颯然、已力透紗窗而入、日光一角、且穿繞於羅帷繡被之間、琴娟媚眼微開、鬢雲未攏、直如張此一幅美人圖畫、於曉風旭日之中、淸麗極矣、

日已卓午、琴娟濃睡未醒、雲髮散矣、星眸堅闔、香夢沈沈、兩頰紅暈、如碧桃盛開、嬌艷欲滴、夢中笑靨融然、而頰上梨渦、亦似含情欲笑、憶雲瞥不自禁、屢屢吻之、琴娟遽然立醒、張目而呻、旋復微嗔、以手自拭其目曰、今將別矣、一語未畢、眶際已見淫痕、憶雲撫解之曰、娟妹、吾兩人殆皆賊也、琴娟愕然而視憶雲曰、憶哥、此言何謂、憶雲曰、以理言之、君旣嫁彼人、不當出而就我、抑君已從良、卽爲良家婦女、吾亦不當與君接吻、今日之吻、乃竊取彼人應得之艷福、而攘爲吾有、非賊而何、憶雲語旣、不禁失聲而笑、琴娟雖在憂傷伊鬱之中、亦不覺展其含顰歛恨之眉、盈盈而笑也、